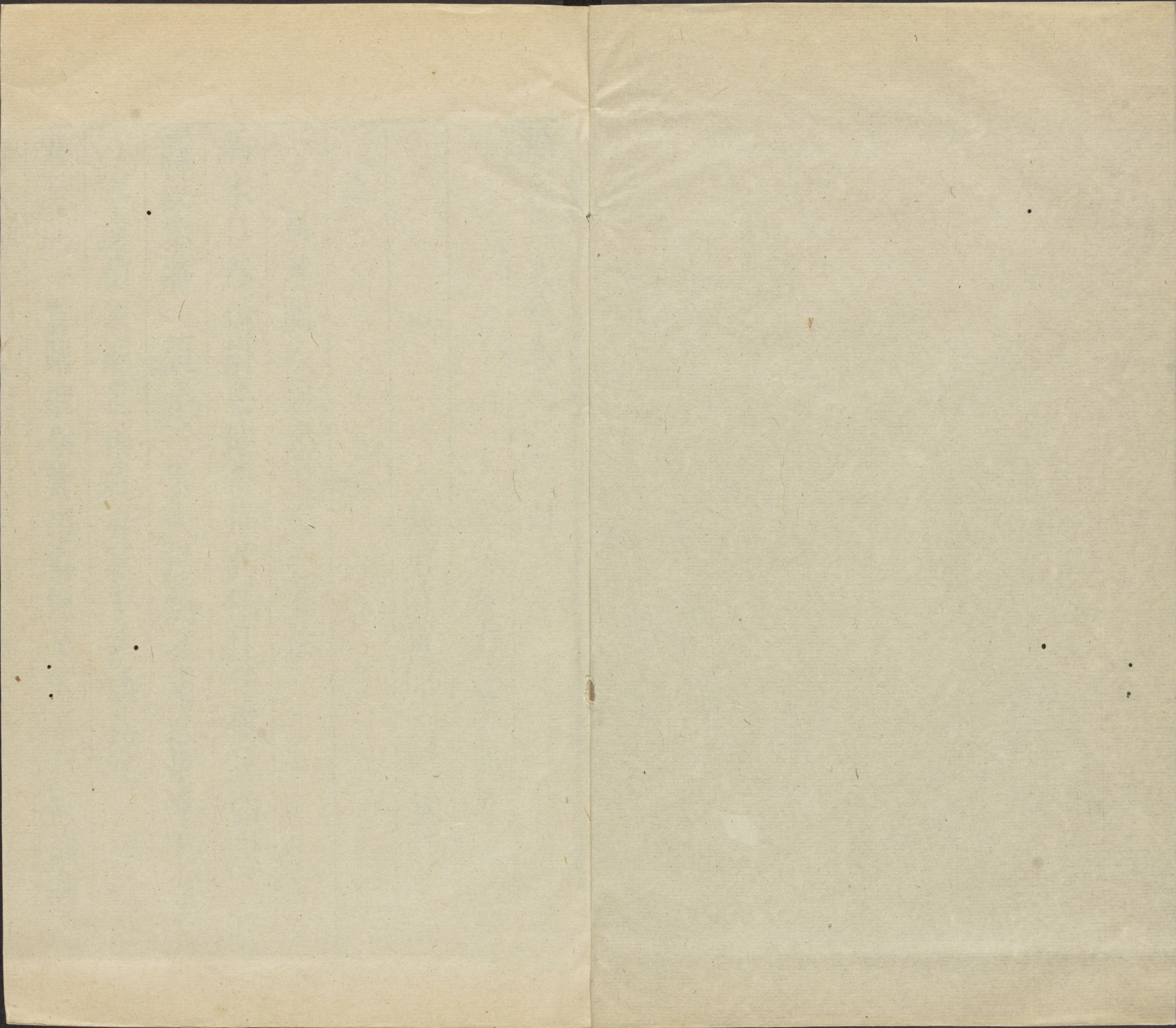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5

F 5422 /2932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 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樞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刲羊豕吹鏡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痲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王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嗟。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頽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來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典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噫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甲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充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溯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亦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路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途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扪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鍊紫閭長青三嶺日夕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社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鑿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鑿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全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夕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
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路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關記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闢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導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邏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與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
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
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堯一也靳而
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
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
旱輒不卷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為朱侯。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逮從而長得引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一。周而度之為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為田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六所，闢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魁雖苛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子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思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
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養
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醺而興曰殤劇
矣蓋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
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
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
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
蓋嘗讀周禮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
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刻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骨之政西伯之仁其愛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聞德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言豈古者墓大夫之墓特專為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曾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齒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詞思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為作浮圖於河日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

而董之者為其官其分而理之者為其色入其出納
而監之者為生其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子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
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盧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胃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陰一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為
諸祥氣不留則為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膈也而郡邑
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
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其使其而苟焉則猶無留
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
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
觚八面而九楹之其為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
夫為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
請召史巫為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為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
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
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
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躐
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
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
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成以爲比歲大
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
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
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闕之大者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躕掩暎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塋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某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巫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窻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謫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哭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荷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塚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願使子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參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
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
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
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
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
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
園。裁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鶩鷄。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爲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狎房古於二長者叅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姚山水北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旣闋，舉廢，追遠漉漫一新，願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王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剴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禪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顛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者海。實維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禁。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處。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小而遷。乃居姚邑。始陟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王。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頰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日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剝其裙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緝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葬唯明公仗節蒞浙悉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緝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爲偉闕場是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
守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濤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
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
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
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
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欵如珍之初詞。
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
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
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某某等。捐於
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
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
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
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
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
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
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涓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
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盧涓謝後，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僞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涓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且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呶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僂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統耳。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僂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腹之得白雞。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為縣獄長未幾
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為神至動人王
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 明人爭奉之天順

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弘治
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
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

世威曰我為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
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
歸及別問為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
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剛定建寧記
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

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
王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
神之得為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

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
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
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竒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
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
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
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
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臝兮拾且腋兮傑代羽以翼兮
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福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
掌索纏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
稷稷兮儔善而寬儔愚而極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旣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殺。檄府長及先生先。王移書并紹長令城守。再二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願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此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謫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
舉與聞者咸志之常快快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備潔牲卜吉石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
史一書某如見先一木知學也旣初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
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為里人王
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為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為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甲栖髡管毫兮杵
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井井其何之

洞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
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
入古比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
朝日 詔下百官議眾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
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
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
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為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倖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啣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遠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王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後文長文集 卷三十五 八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鷓鴣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筮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者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雅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頒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宴在里者王饋日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徃徃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願
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
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
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
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
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
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
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願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
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
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
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
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
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
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
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
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
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巳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嶺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自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祀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救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旣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悵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巳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彈之

卒得詆徙在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戇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曰莫射檜之隨事觸景爲
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王上也當
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
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
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
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
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速順楷。襄得免。戊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寬順楷坐死。上感君。憇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列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竒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駟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不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鬼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箸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
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
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
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
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
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
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
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
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
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
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
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
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
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
謂彊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
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
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劍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徒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竒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竒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纒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黠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葬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畏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竒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暇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耄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用來弄人弗迷白晷面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罍俎銜杯喜翩翩也卽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辦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爲生員旣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充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孖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公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鐔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昵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
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顓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甌不得也晚
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酒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睽睽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墓也
諸子來告曰今日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
告所曰菽塋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
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晴眇蛛緡邊我之日今風伐木
樸兮檉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
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父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
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
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
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
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
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
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
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
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誰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涓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涓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海。焉。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一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涓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涓與其稍會，歛以遺銘曰：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翥。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贍後，家山陰。贍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竒之。及長，修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
至閨闈冬煥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
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
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
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徃徃作嬰兒啼其於人
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
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
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徃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言一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
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
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
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
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
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
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
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
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
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出
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
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
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
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
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
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
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
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
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
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
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滑臂以決而命火其
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
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
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
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涓則窮
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
盡。涓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涓走其鄉，謁太君時節，
且莫數爲涓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涓日
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
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友，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見
涓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
聞也。痛哉！涓旣以宜人寶，涓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
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
以銘之。銘曰：

竟欲往兮，奈見在此。竟欲留兮，奈母在彼。愛母與見，
孰少孰多。竟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涓父之長男，先嫡母童
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踰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徃徃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涓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揚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
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
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徃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葬於此其魂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蹙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
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貢
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
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
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
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
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
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迨唱名入
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
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
上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纒
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
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
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
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涓追有之以其介似涓也
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
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涓贖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什藏者一縷以與涓父自
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
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涓正言必擇而
後發恐涓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
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涓曰無異之介君
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
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
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懵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鬼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鬼釋然而勿慙。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鬼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旣而有慕於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于耻。訴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劍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劍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細。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竒。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總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
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
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
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
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
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
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
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
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杆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兢繫固允收豈可
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唾涓旣髡而刺遲憐融
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旣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摹山人高姿濶視處筆餘恢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墓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竒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韉弓矢以自 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竒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比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竒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
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殘辭儼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闍籌稗官小說與一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
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
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
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
進山人則振髯捩管須臾爲一齣幅或數十丈各
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援酢去留日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
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
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
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
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
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
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
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
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
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
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驕也此亦與山
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釀
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
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
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徐文長文集 卷之二十七
都君當朝奠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行狀

呂尚書行狀 詮次雅悉

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巡撫雲南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新昌呂公歿之四年而某奉 璽書還自
楚公之子國子君某來以公行狀告再拜俯興涕不
可止曰某翁與若翁公所悉也不腆先人之遺幣若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取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

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始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地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騫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二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縱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斯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贖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
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
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
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
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
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
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
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
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枵腹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
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
帖用工則商輦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
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
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
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
年春水西宜慰安國亨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
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
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蠱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
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
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
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
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
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
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
自恚當公未表時頗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
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目
軍興則先子首腰禪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
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川先子假按察長把
三尺提一寸狸兔爲鷹鷂擊鳥雀以誅若惡於棘柏
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
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
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
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
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
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勸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待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其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嗣某氏晚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任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戒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衡日杓。

日。燧。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日。儼。如。在。以。飯。依。
葢。爾。以。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
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代祭東嶽神文

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
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
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鬼竄。詎拘
陟降。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
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博大蹂。不知其幾。
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
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涘。繡衣方斧。軍典從事。
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
濫服司馬。拊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比。
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珌。
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
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慙。

感夢祭嫡母文 一字一淚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兒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真率爲得

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見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
革。易簣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
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
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
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
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
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
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
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
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
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見輩未免愆違。在
見。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
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
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
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
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
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飴。命之曰稀。女吮痰。蔡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蕒。子齏芥。命之
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廳。女其啖楚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犍。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渝此
盟。百神其殛。父來索兒。早歸黃土。陌筓兒。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酏。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
與其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且無
事不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因時。某母死。叔
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
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
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六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
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三。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冽以霾。彼如不慍。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
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箠。輦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鴟豕侑壘。迨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
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兎死。
羊曇悲來。鄜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象。

日千斛。滌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如鷲折脛。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寸楮必匱。人往謁公。以我墨贅。昌歎瘡痂。愈噉愈着。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罟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遺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
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異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八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鬢以听听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九
泰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竒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竒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竒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聃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鶯子也。其於母借言之。聃之玄鳥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子二郎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
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
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
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
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
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
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
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
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
使有知而聞子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俱高爽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
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
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旣急於其大矣。而著
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
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
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筭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
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迺
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珉珉魚目於賈胡者鬻而櫝之而已矣無庸公
覘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覘之十拭之則未始
鬻之而櫝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
珉珉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
也珉珉魚目不覘而拭之不必也。和璧隋珠十覘
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
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
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
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
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
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
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九
十三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隍災對 二篇 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
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
諸顛遂并燬。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
首頌。火宴殿。宴殿首亦頌。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徒值崩燼而墜。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往往言凡神成之，且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

舍乎？又况舍上人之舍乎？

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曰：帝果而罰之一

與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

爲借以啓牧者而助之次也？故罰之酷否不足

以聽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

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

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山之婦者，過在吏宜

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答

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隍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廬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敦與。舍而作與。曰：敦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王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禡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
 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
 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
 豈昔不耻耦而今則厭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
 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
 作。不戒於辰。鵠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

之民而有災。神捍廢遺。鵠也。耳而神不能庇。令
 者矜數彙者。怖切魯。鵠以操決拾
 而切之。羽斯。神以心。輪伊切

云謂冥爽之幽。漉災輪轉。而末窮。烈小泉

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
 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鵠其何知。以子為昇。曷控厥弧
 而告以厥機。曰鵠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
 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
 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為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珽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葬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入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裨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王

繼志人也工樂多山少文采 神雅馴貌端朗

一 興 八 可 盛嘉靖壬子 一 八 八 旂 以 提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歎血齋跌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鞅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玉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王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揆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盃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崇予曰崇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目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旣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壑
深植奔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喬之盟寫鐵
圖一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以巨
於君身遂一第登乎同鷹揚武

道

齊阜奇善射出乎天以謂文武本

道

勇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采

筵

五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則三冬於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才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

遂專軍旅之學誓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校優歸縮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劍術利通丸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
之外。自襲後。覘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
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
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
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系
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劔霜寒。坐
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
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艾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
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容。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飭籌兵。
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
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比
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兔豈惟三窟。逋僞積以多年。所
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
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鷺以爲
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
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
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醪金致幣偏禱徵蕪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績流燕石名茂龍
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鵠甲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虞亮
以登樓誰言典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

陽江畔管開曉日光瑞霽

采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
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枉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砥澁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難
日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侮
菑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
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棘鞞非真空者。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典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一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
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
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
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央之疑真成皓首
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
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
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
而憚之而決所不為期於自反而縮如湯火
以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出中及外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比丰
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
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即不死而
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
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
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
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磬伐鼓
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
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
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墻。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
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恍懔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詛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自有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
本原。虎猫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豋芳蕤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兮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以顯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鮑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奇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于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忝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夫以爲喜爲嗔。視更頽之師。覲既碎沈。馮也。

身。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擗。

芳。洛。取。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以。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輶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而况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日。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斷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余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子子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為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志於觀於鳥鶩焉鷓焉鷺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下見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池必有其志也

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觀漁於海之鳥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網之希而右粹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 詞理調覺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為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瞶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惟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爲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爲苦。而以聰明運動爲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爲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爲安。非自然者爲自然矣。而况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怔忡。閒居之小人。始而爲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怔忡亦自然也。閒居爲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僞。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怨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一詰辯難。又將孰是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言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喑爲于。于爲喑。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去。與既見赤子之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鬼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既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考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中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為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為出已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一誠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為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慎之序列

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

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已捐俸以刻之之語

五序跋

正德已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反謗其偽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為仲父

杜一誠自序

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一冊箋註三篇為一冊一三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相關篇未各自有序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杜一誠別序

不著口月中有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慎序

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南人掘地得石函有參同古本借錄之未幾人自吳中來得刻本妄云精思豁悟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

友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亦可為掩耳盜鈴之語今楊慎亦刻此本中則非杜盜其

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

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

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

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臚賦不通之

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蓋併而為

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

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出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輪並得直抵
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
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日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一

